



金忠壯遺事
坤

共二

又 7
4100
2



4100
2-2



金忠壯公遺事卷三

記實

宣祖癸巳十二月光州儒生金德齡起義兵德齡有神力勇健如飛頗有氣節而家習儒業謙晦下人故人無知者亂後守喪居家時官義兵無慮數百屯見賊輒潰姊夫金應會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討賊德齡疑未決適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上疏薦德齡可任大將時撫軍司南下又諭以世子令旨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俱起賣田宅為器仗傳檄募兵應者全集得精壯五千餘人德齡



手自指畫教以行陣

甲午四月命罷諸道義兵屬于忠勇將金德齡

丙申七月忠清道鴻山庶人李夢鶴聚兵作亂本道兵使李時言駐兵溫陽不敢進勦求援湖南都元帥權慄檄忠勇將金德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斬夢鶴首來降

朝寶鑑 國

金將軍德齡字景樹居光州有絕倫勇力以氣節自許年幾三十人無知者壬辰之亂公丁內艱居家時官軍義兵處處奔潰國勢岌岌決不可收拾公姊夫金別坐應會與同志勸公起兵威聲大振勇士武

夫雲合霧集遂領軍入嶺南賊聞之撤諸處畱屯之賊合為大陣以拒之會朝廷以講和事止公毋進公因畱山陰居昌等地後移兵晉州屢請出戰朝廷不許又有忌其成功者猜吠沮撓於是公知大功不成將有禍患感激成心疾惟日飲酒消憂而已軍中有一人犯罪公斬之忌之者乘時誣以無端殺人拿囚禁府賴鄭相琢力救得免上引見賜以御馬一匹促命還陣時忠清兵使李時言慶尙右兵使金應瑞等尤忌公欲殺之會逆變起時言分遣其腹心十餘人傳播訛言於道路以公為逆黨謀主使人

心疑懼時言又移書朝著間士大夫言公有叛狀其書轉入闕內上大驚欲下拿命則恐其已叛先以密旨諭都元帥權慄晉州牧使成允文設謀捕送未幾時言密啓至上問諸大臣曰德齡能飛行空中云何以擒乎承旨徐公湑曰德齡萬無叛理一武士足以械來上曰汝何易言也即命湑親往逮捕前日被拿時公所乘馬不食數日至是其馬又不食十餘日公心甚憂之允文既得密旨以書請公曰切有面議事可即馳來公曰此必朝廷有命捕我也促馬而進允文與諸將同坐迎公入以密旨示公

公免冠下階俯伏諸將不忍執縛相顧默然公謂允文曰德齡虛名過實致有此禍若不嚴具器械令公亦必得罪滿座揮涕乃械繫以送至雲峯與湑相遇湑遂監押以來時言恐其獄事不成又陰嗾逆黨二人援引公鄭相與金相應南又力救鄭相則至於草救解啓辭以示鞫廳金相曰此辭至當請聯名入啓柳相不答鄭相乃袖草而退自是無敢復爲公言者遂加嚴刑死於獄中知與不知莫不痛惜後李知事廷菴上疏訟冤請贈不報

安牛山集
三冤記事

金德齡起自草土中應募者多至半萬而一當百者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百餘人至山陰畱住倭將清正潛遣畫工圖其像見之曰真將軍也遂撤諸小陣合為三大陣不敢出兵擄掠德齡遂傳檄日本直擣釜萊威聲大振一時諸將無不忌嫉者會以和議止兵不進因畱陣晉州境上德齡知事不成將有禍患日夜飲酒謂其弟德普曰汝受我勇力我受汝智謀則豈至於此乎德齡嘗以光陽縣蟾津居村人為有罪捕囚獄中尹海平以天將接待事自京下來路出湖南至光陽縣罪人妻子號泣請救海平言于德齡德齡即放出及海平上京將軍還收殺之臺諫以殺人論啓德齡竟被

拿鞫鄭相琢極力救解 上引見賜御馬一匹還歸于陣時忠清兵使李時言慶尙右兵使金應瑞皆欲構殺而時言以密書通于柳相成龍曰德齡有叛狀柳相以其書欲進達鄭相以為私書不宜上達止之居數日其書轉入宮中未幾時言密啓至將軍遂被拿鄭相及金相應南力救一日 上問諸大臣曰德齡何以處之諸大臣皆曰可赦惟柳相對不對 上問卿何無一言耶柳相對曰此後萬一有不虞之變縱而還擒臣未之思也遂加嚴刑一日二次連四日八次而死德齡起兵初令匠人入無等山鑄長劍夜則

有青白氣彌滿一洞山鳴又五六日人多奇之識者皆以爲不吉之兆至是果驗德齡起兵後以南原居崔聃齡爲有勇力強起之及德齡被拿聃齡亦繫獄德齡死柳相啓曰崔聃齡處心行事爲國忠誠非德齡之比請以其軍付聃齡上許之聃齡上疏曰德齡欲示威敵國以臣稱爲將軍畱置軍中而已臣實無勇設使臣勇力過於德齡德齡旣以叛逆而死則逆賊之軍臣何敢用之固辭而還自是以後南中之人父戎其子兄勗其弟視義兵如豺虎毒藥是以丁酉之亂順天居金大仁倡義討賊有識之士皆

不附所募者惟賤隸之徒僅五百餘人後大仁亦死於獄於獄斃山之人地天云

將軍光州石底村人勇力絕倫追及走狗磔其肉而盡食之騎馬而馳由小窓入一間房卽回馬躍出登樓屋之上橫卧而輒由簷而墜入於樓中嘗聞竹林中有猛虎佩弓持槍而往以撲頭先射之虎張口奮迅而前將軍挺槍迎之刃出頰頰之下插著於地虎搖尾不敢動遂殺之癸巳光海爲世子時撫軍湖南至全州招將軍拜爲翼虎將軍常佩雙鐵椎於腰下左右重各百斤先是晉州牧場有惡馬逸出蹂踐禾

金史卷三十三
穀超高越險如飛人莫能捉將軍聞之卽往勒而騎
之馬甚馴倭聞之甚恐謂之石底將軍蓋誤認爲出
自石底也丙申秋李夢鶴叛於湖西被擒辭連於將
軍時相忌其威名欲因此殺之鞠刑甚酷將軍曰我
受國厚恩豈從逆離叛耶怒而奮迅鐵鎖盡絕竟
死獄中將軍端雅如儒生嘗有詩曰絃歌不是英雄
事劍舞要須玉帳遊他日洗兵歸去後江湖漁釣更
何求其志可見而未及成功聲名太盛竟死非命南
人至今傷之海東名臣錄
李貴薦德齡于撫軍司曰解捕逐龍虎飛走空中智

如孔明勇過關羽世子召見獎勵拜翼虎將軍

權慄慮德齡之拒命密使成潤文圖之潤文密請
德齡議軍務德齡不覺以單騎來坐旣定潤文就執
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卽跪曰上有命何至如
是願反接我潤文哀其寃不忍但鎖其兩手送于獄

己上荷潭野乘

金德齡謁世子於全州世子御北亭以試其勇德齡

鎧甲馳馬卽還潭陽

甲午八月命體察使尹斗壽督金德齡討賊斗壽
傳令都元帥統制使忠勇將等皆來會使之協擊巨

濟賊郭再祐語德齡曰今聞此舉由將軍而致將軍究得跨海滅醜之策耶曰否曰國家之恃以舉事者將軍軍卒之倚以赴敵者將軍今將軍之言若是則國家誰恃而舉事軍卒誰恃而赴敵吾輩皆非今行可用之才一從將軍之令然後庶有可望願將軍一言決之勿致衆疑德齡曰吾亦不知此役首末據窟之賊何以制之再祐聽畢曰事可知矣今日事要試將軍之勇將軍名滿夷境兇醜退岸畏縮不動倘今輕進示弱則殊非善後之策卽馳報元帥曰島夷據險絕無可制之策輕進失銳又喪名將之威今

日之事莫若還退以待後變如是者屢元帥不從諸將不得已乃登船向倭營賊大陳旂麾登城防我宣居怡謂德齡曰將軍之勇可施今日德齡乃雙豎翼虎將軍旗于船頭張樂鼓譟前進鐵丸如雨中皆疊貫乃退師

已上日
月錄

德齡名滿華夷前在湖南手縛兩虎誇賣倭中倭亦畏懼常自戒嚴不敢侵犯使天假一二年丁酉之禍豈至於甚乎其後賊欲知真偽請帥府面見忠勇將軍元帥答以還家終喪及詳知其死酌酒相賀曰兩湖無憂矣

山
雜錄

金史卷三十三
甲午郭公再祐以星州牧使兼助防將治三嘉之岳
堅城是秋棄星州以義兵大將駐兵于空寧之嘉力
時倭兵盡撤退屯沿海金德齡洪季男李時言諸勇
將皆在郭公陣下郭公以李光岳為副將以金德齡
洪季男為左右營舟下沿海直抵東萊德齡素號飛
將軍季男驍勇亦亞之兩將齊躍駿馬并揮長劍較
藝售技閃忽馳突馬若龍驤劍如雷燁賊望見目奪
膽落且德齡所將皆湖南勇士奇才優人以錦衣彩
服或於平地翻身而超或於馬上倒首而立豎旗鳴
鼓累次挑戰賊閉門自固不敢出頭郭公以舟師薄

賊壘之下則惟於城上齊放鐵丸或放火砲終始不
出不得交鋒又糧資器械不可久留乃整軍而還郭

憂集龍
蛇別錄

金德齡以忠勇絕倫為人擠陷竟死非命郭再祐自

以名將恐或不免故託辟穀而逃世尹海平禦
倭方略

問俗傳以為金德齡勇力之外多有神異之事如兩
腋有翼之說及其被囚施刑無數而肌膚堅如鐵石
無所傷裂破桎梏乘屋而坐 宣廟嘗欲親問引入
闕庭德齡忽拔劍於赤脫之身而進曰 殿下以臣
為叛則臣其真叛於此乎 宣廟曰爾其自死也何

金德齡遺事
如是雜亂也此等之說或有一端近似者否先生曰
金德齡光州人發身於月沙家故知德齡事實者莫
如月沙子孫也吾嘗聞諸白洲諸公皆如俗傳而非
訛也且以爲若非目覩德齡之事者則必無信聽其
言之理不如不言之爲愈云昔在平時月沙父親銘
爲長城縣監適值端午隣近數邑守令皆會湖南民
俗端午日則聚會衙場作角抵戲所謂畢局者受厚
賞故遠居之民至有齎糧而來者伊日長城所會數
邑人之中有一壯士盡勝其衆獨立舞呼曰若有與
我角力者來決勝負可乎門外有一士人欲入而不

入諸邑宰聞之速令請入卽德齡也饋以酒饌而勸
之曰君若勝彼則可謂目前之快也德齡固辭曰某
本儒生體且纖弱焉能勝彼哉諸人力勸不已乃著
草笠道袍及靴而下於庭除諸人曰何不脫靴德齡
曰第試之壯士視如兒童多有慢侮語德齡曰爾無
多言但鬪其力可也壯士乃抱德齡之腰揮之數周
而擲之地德齡著靴雙足陷於乾土至於尺許植立
不仆壯士始有懼色更與交接德齡一揮而靡之壯
士稱以失手願更接之德齡目發火光聲如虎吼將
殺壯士蓋德齡目發火光則勇氣大發勇氣大發則

雖欲自遏不可得也諸人莫不大驚懼齊聲止之自此聲名動一世自月沙家薦用矣方其在母喪也倭寇猝至德齡憂念家國起復而出多有擊却之功及其被囚施刑萬端而肌膚不傷乃曰吾以儒生起復從軍此大罪也今吾以此死矣不然則何敢死於叛逆之誣也仍以自斃云其言可矜而尚未伸冤可哀也

宋子大錄

示諭金將軍享祀可謂善美之舉矣第其時殺之者即柳相也今日柳相之徒其勢薰天莫或有聞之而不樂因以 聖祖褒典為不善而沮撓者乎此可慮

耳若果有成則郭將之同享甚合事矣此兩雄其神鼓舞以衛 王國則南祲北氛有不足惡者矣光之人勉焉則善矣

宋子大全答李西河書

傳

西河李敏敘撰

將軍名德齡字景樹光州石底村人也父鵬變祖允孝有才行俱未達家世業儒將軍少遊鄉校蘊藉儒雅雖嘗自負許慷慨有大志然善韜晦循循自飭人莫有知之者為人不甚長大而雄勇絕倫幼時隣梯熟將軍騰身而口就之恣食乃下又喜使數丈刀時乘醉試馬截過山阪揮刀左右斫以馳所過長松紛

披亂倒如風雨狀又常佩雙鐵椎左右椎之重各百斤或馳馬入房闔中轉身躍馬而出或登屋橫卧輟簷墜未及地轉騰而入室嘗有猛虎在竹中不出將軍先發矢挑之虎驚怒張口取人將軍挺槍迎刺之立斃如此類甚多每自比趙雲嘗作詩自言將兵擊賊釋甲歸江湖之意其志可見矣 萬曆壬辰倭寇大至 宣祖幸龍灣明年 天子遣兵救之連復三京而賊畱屯嶺南日益兵謀再搶官軍及諸義兵皆奔潰 皇朝所遣將吏亦逗撓觀望時將軍持母服在家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交薦于方伯

景麟又給戰具勸起赴難方伯因聞于 朝特授刑曹佐郎將軍姊夫金應會亦倜儻義士也以義開將軍十一月將軍遂釋縲募兵於潭陽得數千人元帥在嶺南標其軍為超乘軍世子住全州聞將軍起兵賜號翼虎將軍明年 上遣使獎諭又賜軍號曰忠勇正月二十六日將軍引兵發潭陽告諭嶺南略曰仗正則雖危必興犯順則雖強必滅是以泚上偏師能挫苻堅之衆督府水軍猶摧逆亮之兵事在簡冊時無古今今者師期卜吉旌旆東指兵精械利師直氣壯彼鼎中之魚豈能淹晷哉到南原休兵得本府

士人崔聃齡為別將二月進兵嶺南界上軍聲大振
賊聞將軍威名稱以石底將軍惴恐不敢出氣賊將
清正潛遣畫工圖其形像而見之曰真將軍也乃斂
兵禁侵掠撤諸小屯合兵以待之將軍往見都元帥
受節度且移書郭將軍再祐約以同仇之義 朝廷
命罷諸道義兵專屬將軍將軍遂引兵而進傳檄日
本於是遠近響應所將卒勇氣百倍奮踴欲戰官軍
及中國兵環寇而壁者皆倚將軍以為重會 朝廷
已議和戒諸將毋得交兵將軍不得已畱屯晉州大
集兵日夜益治戰具廣置屯田為戰守計屢請戰

朝廷不許又有忌將軍威名而嫉其成功者沮撓百
端將軍知大功不成禍且不測感激憂憤日飲酒無
何遂成心疾時軍中有犯罪者將軍斬之或誣以殺
無罪 命逮將軍獄大臣力救得釋 上召見將軍
慰諭賜御廐馬促命還陣其後李夢鶴叛湖西伏誅
時有飛語云金崔洪同叛金指將軍崔即將軍別將
崔聃齡洪則利川壯士洪季男也及賊黨韓玄就捕
問狀又實其飛語且曰郭再祐高彥伯又其腹心皆
一時名將也時忠清兵使李時言慶尚兵使金景瑞
尤忌將軍欲乘時殺之密 啓言將軍有叛狀領議

金史卷三十三
政柳成龍主時言等 上與大臣議 命捕將軍先
時都元帥權慄遣將軍往討湖西賊夢鶴到雲峯聞
夢鶴已就擒還軍晉州未幾被逮械至京將軍曰臣
受 國厚恩誓欲滅賊豈肯從逆離叛耶且曰臣若
有異志初豈承元帥令討夢鶴而至雲峯夢鶴就捕
後亦豈肯按兵還陣乎但臣忘哀起義未有寸功不
伸於忠而反屈於孝此臣有死罪者也且臣則當死
崔聃齡無罪請勿以臣故並殺 上問諸臣鄭公琢
金公應南等力言德齡必不叛柳相成龍獨不對
上怪問之成龍對曰此後若事有不虞者以德齡之

勇縱而還擒臣未知也遂嚴刑卒死於獄年二十九
時丙申八月也國人悲而憐之如宋人之悲岳武穆
也聃齡再祐等亦繫至獄後皆釋初逮將軍也 朝
廷疑將軍不就命使帥臣陰以事召將軍至營因縛
之承旨徐渚曰德齡非叛者遣一使捕之即捕矣何
必行詐 上疑渚易言怒渚曰汝往捕之渚至則將
軍已繫晉州獄矣既至朝廷猶益疑之以鐵鎖縛束
之夾之以大木將軍笑曰我若欲叛是奚足禁我哉
怒而奮身鐵鎖皆絕始將軍起兵也就瑞石山谷中
鑄大劍劍且成山有聲如雷鳴白氣自谷中亘天數

日不滅邑有古名將鄭地墓其子孫世守地鐵衣將軍取其鐵衣被之帶劍以往祭告地墓祭時所帶劍自解墜地者三人皆怪之以爲不祥在晉時牧園中有悍馬超騰如飛人莫能近將軍聞之遂自往勒而騎之馬甚馴其後將軍初逮馬先數日不食及其再逮又不食十日使者未至將軍已自知其及禍矣時黨禍已作及兵興朝暮且亾而爲朋黨者且攻擊脩卻益甚士在外者亦皆相牽引憎疾以沮害之將軍雖不在黨人將軍姊夫勸公起兵者金公應會與將軍皆鄭松江澈邑人而應會又牛溪成先生之門人

也時松江牛溪皆黨禍之首是以應會亦同時被誣逮幾死幸脫將軍尤爲一時諸將所忌嫉而執政居內助之故遂不免焉自將軍之死諸將人人自疑不自保郭再祐遂解兵辟穀避禍李舜臣方戰免胄自中凡以死湖嶺之間父子兄弟以義兵相禁戒而賊聞將軍死始跳踉相慶曰德齡旣死他無可畏者將軍無子 顯廟時昭其寃 命贈兵曹參議將軍兄德弘從高公敬命戰死錦山將軍妻李氏丁酉避兵在潭陽罵賊不屈而死論曰金將軍起兵四年不能成尺寸之功卒受誣以死者何也蓋將軍威名大盛

所至賊必斂兵先避終不得交鋒一戰內則人多畏惡嫉害而和議與黨禍又出入其間其無功而死固也世傳將軍方在軍憂禍之必至謂其弟德普曰汝若有我之勇我或有汝之智則身可免功可立豈將軍忠勇自奮而不暇爲保身之智哉雖然應侯殺白起而昭王有憂色宋人殺檀道濟而魏兵至江秦檜殺岳武穆而宋以之滅未必其人皆不工於謀也嗚呼豈非天乎

傳後敘

丈巖鄭澔撰

余聞古今記傳撰述之法必其文辭與事蹟相敵而

後可免歉溢之病故伯夷之節左徒之忠得太史之筆力而闡發無餘憾始愜後人眼目今觀西河李公所撰忠勇將軍金公德齡傳悲壯激烈如見其人可謂深得太史遺法矣第將軍一二事蹟猶有見漏不載者豈當時傳錄有詳略之異而然歟蓋聞將軍幼小業文與同志六七輩攻苦山堂其中一人遭親喪時久潦水漲寺前大川不得通持計者隔川呼而傳之其人號擗無數計沒濟川直欲赴水而死將軍憐之呼山僧覓一木鉢左足履其鉢腋其人立水上右足亂泳衝波以濟之同寺諸人服其勇而始覺韜晦

金忠壯公遺事
之有素也又聞將軍母夫人嘗患奇疾百藥無效將軍聞湖嶺間某邑有良醫甚元不肯視病人家將軍徒步一日行三百里尋其醫邀與共歸其人終不動將軍伏於庭哀乞三晝夜其人感其誠即許偕作而馬困不能疾馳及其路險嶺峻處棄馬負行及期到家竟用其人藥母病乃瘳其誠孝之能動物如此此兩事一為感物之誠一繫錫類之孝孝是將軍效忠之本則尤不可不錄也然將軍被禍顛末實與岳武穆之見殺於賊檜相符為世厭聞而李公直書不諱凜凜有生氣自非鉅手筆大力量誰能辦此况傳後

一論尤得將軍心事辭甚悽惋可使英魂飲泣於泉下吁亦異哉

謚狀

弘文提學徐有隣撰

上之九年乙巳湖南儒生奇錫周等上言 萬曆島夷之難故忠勇將軍臣金德齡奮自布衣舉義討賊雄勇威略為一時諸軍之冠功未及就竟中蜚語以死粵在 先朝憫其冤誣 贈官予祠而國人悲之至今未已乞賜美謚以表忠臣 上教曰德齡忠勇節義婦孺所知覽其遺傳凜凜奪魄可依其所請嗚呼 國家所以慰獎忠義者至是而無以加矣謹按

公字景樹光州人高祖諱文孫 贈兵曹參判曾祖
諱翊戶曹正郎祖諱允孝宣務郎考諱鵬變習讀妣
南平潘氏直長李宗女公以 隆慶戊辰生甫弱冠
倜儻有大志常以忠孝自勵壬辰倭大舉入寇連陷
湖嶺州郡直犯京師 上幸義州是時公伯兄諱德
弘已舉義兵與高公敬命軍合公亦在其軍中行到
全州公兄謂公曰老母在堂季弟尚幼吾與若俱死
王事誰可顧養者遂遣公歸獨與高公進擊賊錦山
兵敗死之明年 皇朝提督李如松克平壤賊悉撤
諸路兵還據嶺南諸郡謀再搶官軍及諸義兵皆奔

潰時公方家居守母服觀察使李公廷菴薦公可將
而潭陽府使李公景麟長城縣監李公貴及女兒婿
金應會俱以大義勉公遂以墨線募兵得五千人傳
檄湖嶺到南原聞邑人崔聃齡有勇略召爲別將進
兵咸陽受都元帥權公慄節度權公慄標其軍曰超
乘光海分朝住全州又賜號翼虎將軍事聞 行在
上遣使獎諭更名曰忠勇軍公愈自奮勵遂會郭公
再祐進軍寧賊夜劫郭公營公設伏夾擊大破之
賊將清正潛購公像見之愕然曰真將軍也稍并其
小屯合爲三大壘據險固守當是時諸將環寇而壁

者且十數而忠勇軍最爲賊所畏服 上聞而嘉之
命諸義兵悉屬公公欲乘銳進勦會 皇朝遣沈維
敬議封貢戒我毋得交兵公乃留劄晉州益治戰具
屯田積粟屢請出戰 朝廷不許而不悅者羣起沮
撓公知事不可爲日飲酒感憤成疾言者又誣以濫
戮軍吏遂被逮問賴大臣力救乃解頃之李夢鶴叛
湖西憚公等威名乃宣言公及崔聃齡洪季男郭再
祐高彥伯皆與之通謀季男彥伯亦當時良將也時
公承元帥檄討夢鶴至雲峯聞賊平還軍晉州忠清
兵使李時言慶尚兵使金景瑞素忌公卽密 啓公

有叛狀而領議政柳成龍從中主之 上問羣臣德
齡叛事當如何皆曰此猛將可以計擒有隣先祖忠
肅公方爲承旨獨曰此人萬萬無叛理一武士足以
縛之行詐不可 上因顧曰汝其往捕至則公已自
就獄及置對公慷慨曰臣受 國厚恩寧肯從逆賊
叛耶始臣忘哀起義將欲爲 國家剪狂寇擁兵數
年未樹寸功不伸於忠反屈於孝是空死且臣已矣
惟願勿殺無辜崔聃齡大臣鄭公琢金公應南皆白
其冤柳相曰彼素號驍勇今縱之後可擒乎遂酷加
拷掠竟死獄中時年二十九諸義兵聞之解體而倭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皆動色相賀公為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射人能辨
十里外物勇力絕倫常挾大刀長數丈又用雙鐵椎
重各百斤每走馬山谷上下馳驟揮霍跳盪樹木爲
之披靡嘗有猛虎在竹林公持槍獨往徑前刺之虎
帖尾不敢動性至孝事親承顏怡愉終日不違十四
丁習讀公憂哀毀幾不能全奉慈母能盡其養母嘗
邁疾公聞晉州有良醫往邀之醫云病已危雖往無
及公泣請乃許卽躬執鞭以從疾馳三百里到家日
未午遂賴其藥以瘳又嘗讀書山齋同舍有聞喪而
奔者川水方漲不可渡公哀之卽挾其人亂流而濟

往來水上若履平地見者感歎不獨神勇然也然顧
公務自韜晦折節謹飭不露鋒角卽之溫然端士也
好讀書善屬文十七舉鄉解旣又遊牛溪成先生之
門有志聖賢之學先生亟許之蓋其仗義效忠以赴
國家之急者亦由平日之所養云 顯宗二年道臣
啓請伸雪 上下大臣議領中樞李公景奭舉忠肅
公當日所奏爲證諸大臣亦同聲訟寃 命贈兵曹
參議 肅宗七年加 贈兵曹判書 賜祠額曰義
烈公無子配興陽李氏公死之三年丁酉避兵秋月
山遇賊不屈死弟別提諱德普痛二兄之死隱居力

學與安公邦俊爲道義交丁卯之難約安公舉義勤
王會病不能行貽書爲訣辭氣激烈不愧爲公之弟
也當奇錫周等上言并陳公兄弟節行 命各贈官
有隣嘗讀公春山火燃之曲竊悲其所遭方公之始
起痛念 宗國憤不顧身釋縶仗劍豪傑四應何其
壯也顧其志豈肯以一死動毫髮哉今觀其辭意牢
愁鬱悒若有所不釋然者又何其悲也當公之時倡
義諸公如趙公憲金公千鎰冒白刃力盡孤城以殉
國難生爲忠臣死爲毅魄而公獨抱幽枉竟罹禍殃
死雖欲與諸公侔亦不可得則等是死耳抑又有幸

不幸焉此公所以重自悲也雖然我 聖朝崇獎節
義扶植風教至于今日褒贈之典殆無遜於殉 國
諸公 王言渙發志士增感如公之死雖勿之悲焉
亦可也奇錫周等以有隣職忝館閣且爲忠肅公後
孫託以謚狀義不可辭謹撫其遺事而論次之以誌
于太常氏

忠孝里碑

弘文提學徐有隣撰

故忠勇將軍金公德齡起自草野倡義旅遏凶寇威
聲震於日域不幸中奇禍以死其兄德弘先死於錦
山之戰夫人李氏又遭倭殉節死忠烈萃於一家而

幽冤未伸懿光不彰君子悲之 顯廟始雪公冤
贈兵曹參議 肅廟加贈兵曹判書 賜祠額曰義
烈 當宁戊申又加 贈左贊成 賜謚忠壯李氏
贈貞敬夫人德弘亦 贈持平仍名公故居曰忠孝
里建碑以表之 命臣有隣記其陰臣承 命踰階
退自惟念 國家有事天必生濟難之才以待之然
媚克之不甯而成功者鮮矣况公之不幸哉世之冤
公者恒比之岳武穆武穆猶有鄆城捷爾公則自舉
義之始已爲用事者沮撓齎志蓄鋒百不一施而卒
以橫累死使公得爲武穆死則幸矣嗟乎天之生之

適足以遺志士之痛耶然 列聖之前滌褒顯殆無
餘憾而節惠也旌表也又皆出 特恩忠臣遭遇之
盛奚間於生死哉公之弟德普又以志行 贈執義
兄弟三人並享于義烈祠 國家之慰藉若偏金氏
寔惟忠勇之故也方今 聖化普彰幽隱畢照枉直
屈伸公實居最而豐碑特書炳若丹青一時之屈伸
於百世在公何憾焉然則天之生公所以鼓忠勇於
寰宇也豈獨公家幸哉然忠者必本於孝公之孝於
家正所以忠於 國也况兄死於前妻死於後一家
之烈實爲一國之重是亦孝之推也宅里之旌不曰

忠烈而曰忠孝者 聖意有以也後之式是閭而讀
是碑者盍先勉於孝哉謹書之以告來許

義烈祠配享祭文

西河李敏敘撰

偉哉將軍光岳之精班超燕領李廣猿臂自桑弧歲
有干城志回俎羽戟文武經緯適公丁憂遭時孔厄
寇深門庭勢迫衽革割情募義提兵赴急奮筆爲檄
直指日域偏師氣倍逆酋膽懾草木懷威保障獲完
如鰲柱極如虎在義聲遐振 天眷彌敦錫以嘉
號寵章來頒聲駕元戎武夫羞顏執我仇仇何以速
獄賀蘭不救巡遠齋志賊檜防功武穆就吏彼蒼者

天誰直其冤忠貞負恨烈士長嘆何幸 先朝公論

有定旣昭豔黜申以褒贈屈伸有時哀榮已極泉淦

改照象塚增邑節比山高事與雲白顧我桐鄉享祠

有闕典缺顯忠俗慙象功瞻茲遺廟寔維鄉賢文武

並美忠孝一原肆廣廟宮並妥靈魂同堂異置克對

無愆于子章甫一志明禮禮以情飾敬侑靈筵

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西河李敏敘撰

天出英雄 國有長城金革無避草木知名如宋武

穆志未克伸揭虔有祠香火千春

追述詩贊

壯士力如虎登壇舉義兵飲頭功未樹滅耳禍先成
怨血三季碧冤霜五月零長城終自毀此賊幾時平

右玄谷趙緯韓

將軍昔日把金戈壯志中摧奈命何地下英靈無限

恨分明一曲醉時歌石洲夢得一小冊乃忠勇將軍詩集也其首一首曰醉時歌此

曲無人聞我不要醉花月我不要樹功勳樹功勳是
浮雲醉花月也是浮雲醉時歌此曲無人知我心只
願長劍報明君覺
而有感寫此一絕

右石洲權 韓

奔趨服役分空忠提甲方膺震蕩中椎氣成虹橫宇
宙劍光騰電耀崆峒天生武勇應戡亂身作長城擬

獻功無暇討賊還繫繫冤氣從此射蒼穹

右海村金堯命

將軍為石柱狂瀾羅濟乾坤保彈丸擊楫威風衝日
本圖城方略達長安鰲頭上釣三山動鯨膾飛霜一
劍寒會斫扶桑書姓字萬年功業此傳看

右芝村李喜朝

勇如將軍而死於桁楊冤如將軍而晚乃褒揚遙望
南天日月光晶想其叱咤風雷之氣時時蟠鬱而雄
鳴

右杞溪俞最基

訟冤疏乙未拿鞠時
疏錄不傳

伏以臣等聞匠石之求良材不以寸朽而擯連抱伯樂之求良馬不以蹠啞而遺汗血 國家之求良將亦類是雖在治平之日棄短取長之法不可不用况此急急奄奄喪亂傾覆之餘奚暇求備一人哉今者都體察使李元翼以金德齡濫殺人因人言而囚其身治其罪若鄉吏凡民之殺人者然此豈國家委任閫外之意哉臣等伏見忠勇將軍金德齡提兵三載未立寸功人皆以此短之然功之有無不可容易論人皆知有功之為有功不知無功之為有功臣請先

陳其所以也德齡本以忠義之性起復赴義募軍聚旅誓心白日決死直前苟於是時舉國同心諸將合勢則據險堅城雖未易拔野處零陣猶可撞碎破竹之勢因此可期而和議一出勦捕亦禁使誓死之心不得售忠勇之氣不得逞豈徒德齡之罪哉然威名遠播賊膽驚破竊發之徒不得近畱陣之境使邊氓安得耕鑿此亦安知非德齡之為然哉然忘羞忍耻屈膝於求和者謂之可功乎混斬飢民罔上獻馘者謂之可功乎德齡性本慷慨用法嚴峻罪犯軍律者雖親不貸故毀德齡者或以濫殺為咎至於驛吏及

崔春龍之死初非有心於殺適違將令因傷致死而已第以德齡欲用周亞夫細柳營之令觸忤大臣因成錦貝初欲上誣天聽而睿鑑孔昭巧言莫售又以陰嗾帥府終至堅囚牢獄噫以德齡一身觀之雖死不足惜也而方今南賊未平北虜乘釁累卵之危不可形言此豈大臣囚繫大將之時哉於斯時也雖有一藝之微一能之細者羅之列之猶恐失之况乎忠貫白日如德齡勇敵千軍如德齡才兼文武如德齡者安可易得今者罪一德齡則軍心之解體何以統摠大衆之渙散何以收合賊勢之凌爛何以推

抑三百斤鐵椎仗之者誰八尺長劍揮之者誰堅城銳陣突之者誰後之繼今者雖欲倡義而忠勇必以德齡爲戒曰德齡之忠如是德齡之勇如是而終不得有施幡然而起者閉門而入于于而來者踰牆而走此豈朝家激發人心勉勵勸懲之舉哉嗚呼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亾罪一德齡雖是細者而興亾之判其機可懼伏乞 殿下鑑以至明爲以至公以德齡所短者棄之所長者取之捨其罪而用其才無使含冤於囹圄之中則豈徒臣民之幸抑亦國家之福也臣等無狀濫蒙 國恩未有微勞而受職越分

糜粉圖報惟知一死既與之協心討賊安敢此時毫髮有誣於 殿下哉云云

翼虎軍中通文

都有司竒孝曾著

翼虎將軍金德齡蓄不世之勇力憤經年之翫寇挺身衰麻杖劔而起雄風所激遠近影從雷發雲騰共誓廓清義氣已振於嶺海威聲亦聞於畿湖最爾殘孽魚戲待滅一隅湖甸庶免屠戮幸甚幸甚第以公私之積俱竭行師凡百盡自措備將及士卒靡不皆然均是臣民或者竄伏之不暇自兵自食冬月從軍者獨何賢耶噫行役之苦人孰不憚室家之歡人孰

不欲違棄所欲而樂從所憚者豈有他哉彼見經難之民賊來不禦父母於鋒刃妻子於係虜喪家亡財號泣者相望不忍同歸於淪胥遂唾掌奮袂激仰雲集上以爲 國家雪無窮之耻下以爲生靈樹局鑄之備爰出萬死之心不顧一生之計援旌擐甲轉鬪嶺外其志壯而其計深矣顧惟處其鄉安其居坐享室家妻子之樂者獨不愧於心乎嗚呼有是賊則無是財無是賊則有是財與其蓄積而待亾曷若傾財以去害古人有言不暫費則不永存又曰殖財產貴於能施苟或積而不散以爲他日之計則不亦陋乎

夫救人於水火必思所以報德者誠以活我也思莫重焉今海寇之寇攘有甚於水火而人之被害者恬不知顧念是何意耶伏願代荷戈執爨之勞不惜難保之米穀隨其貧富各出升斗以補軍資則彼征戍之卒必狂奔盡氣殊死力戰不使凶鋒得近此道則今日升斗之出所以保困廩於將來也此雖至愚猶可為也況以諸君子之明智其不達此乎且翼虎將軍以其所領將士雖赴戰於賊所而父母妻子盡入於道內第一山城脫有不幸之變還其兵而守禦以避俱焚之禍此實戰守之上策茲以收聚募出之粟

一以資赴戰之士一以備守城之急俾得終始無憾不知僉君子以為何如道內第一山城中長城笠巖潭陽金城為魯衛之勢而蔽兵用武笠巖九勝翼虎將軍周覽形勢以為一道主將之所道內人父母妻子皆於此蔽護且為戰守之地募得條列如左

請謚上言

儒生姓名
見年譜

臣等謹以故壬辰義兵將忠勇將軍 贈兵曹判書 金德齡請謚事及其兄學生臣德弘其弟別提臣德普 褒贈事冒萬死呼籲於 法駕之前臣等竊伏念湖南一域素稱鄒魯之鄉而光州為湖南之最文

章道德之士蔚然輩出而若其忠義之萃於一室爲
一世之所景仰者卽金德齡兄弟三人招討使臣高
敬命父子三人是己金德弘兄弟早遊先正臣文簡
公成渾之門大爲師門之獎許及乎壬辰之亂德弘
與其弟德齡首倡義旅領軍到全州謂其弟德齡曰
老母在堂季弟尚幼吾兄弟皆死 王事則將護無
人汝則歸養老母遂送其弟將母率義旅赴難竟與
高敬命同殉錦山而事實詳載於光州邑誌中忠臣
秩德齡以其年遭母喪方在縗經中矣倭寇之猖獗
益肆 國勢之艱危轉急故相臣李貴及故潭陽府

使臣李景麟上疏薦德齡于 朝力勸起義又給戰
具一時士友亦莫不力勸德齡上念 國耻下憤兄
讎遂墨縗起義遠近響應威聲大振 宣祖大王特
賜忠勇軍號 命罷諸道義兵盡屬忠勇軍大爲倭
寇之所畏所到賊必斂兵先走嶺湖之得免魚肉皆
德齡之功也嶺湖之間至今稱誦而不幸當時爲忌
功者所構誣死於非辜南人至今悲之如宋人之悲
岳武穆也其事實詳載於 宣廟寶鑑及海東名臣
錄 顯廟朝始得伸冤而 贈兵曹參議 肅廟朝
特賜兵曹判書建祠 賜額其弟德普痛二兄之非

命無意世事與故儒臣安邦俊爲道義交邦俊每以
當代第一人稱之方伯以學行薦于 朝恩除屢降
終始不赴丁卯建胡之亂聞 大駕播越雪涕悲憤
與邦俊同心舉義召募義旅卒以老病不能起卽貽
書邦俊曰草萊微臣固當一死 王事而一病至此
此恨如何兄能赴難以副同死之約邦俊領兵過其
第握手流涕而別其事實昭載於邦俊言行錄嗚呼
如是卓異之忠孝節義有其一於一門之內者猶且
罕焉况此一室三難尤豈不卓然乎純剛正氣萃於
一室而兄弟三人忠孝雙全者求之古史亦未易得

是以南中之忠孝兼全於一室之內者必以金德齡
兄弟高敬命父子並稱景仰於百代之下而至於褒
尚之典高敬命父子則 贈秩而褒之 賜謚而榮
之 朝家欽恤之典至矣盡矣金德弘兄弟其忠義
功烈之宐有謚號者莫如德齡而尚未蒙易名之典
若其兄與弟之忠義則至今泯沒終未得 褒賞之
典此豈非公議之抑鬱而 朝家之欠典乎一道之
輿情愈久而愈鬱何幸我 殿下光御之後鄉曲之
凡以此等事皇上言而登徹 天聞者咸垂采納當
謚者謚之可褒者褒之幽寃畢伸人情洽然金德齡

兄弟之事幸際此時若不得登聞則公議終無得伸之日而忠義亦無可褒之時矣臣等茲不避斧鉞之誅齊聲仰籲伏乞天地父母俯察金德弘兄弟忠義之卓異德齡則施以易名之典其兄德弘其弟德普特施褒贈之典一以慰公議一以勵節義

請合享上言

儒生姓名見年譜

伏以贈持平金德弘及其弟贈執義金德普請享於其仲弟故忠勇將軍金德齡書院事冒萬死呼籲於法駕之前臣等竊伏念建祠祀賢不一其揆而同德並享誠不易之典禮也凡係忠志之所同節

行之所合雖在相後於千載之下猶且追配於千載之上而况萃乎同氣間膺其為國之節則尤非所謂同德並享者乎故忠勇將金德齡之兄德弘及其弟德普或殉死於國亂或倡義於王事其忠節之卓異實與德齡一體無間朝家之或賜褒贈或命節惠凡所以崇獎之方靡有餘蘊而獨於祠享之典只及於德齡而德弘德普尚未有並享之舉則茲豈非欠缺於朝家褒忠之意抑鬱於士林景仰之情乎茲不避猥越謹撮其兩臣之實蹟允合並享之典者略陳之伏願殿下垂察焉德弘與其弟

德齡早歲同遊先正臣文簡公成渾之門大爲師門
之獎許及夫壬辰之亂聞 大駕播越不勝悲憤入
告其母曰臣民之於 君上猶人子之於父母父母
遇難子豈忍恣然乎今日凶鋒猝至 至尊蒙塵此
豈臣子安寢之時也爲 國一死卽子之願也其母
感其忠志而許令赴難乃與德齡首倡義旅到全州
聞賊勢充斥謂德齡曰老母在堂季弟尚幼吾兄弟
俱死則將護無人吾已決死於 王事汝則歸養老
母遂挺身獨赴竟與招討使高敬命同死於錦山德
齡之墨纒起義樹立卓異蓋未嘗不本於此至若德

普以文清公臣鄭澈之門人從事於德齡之幕與之
協心謀畫資益甚多及其禍作痛二兄之非命絕意
世事養德林泉當世名賢至許以第一等人物以學
行薦累除不就因丁卯胡亂聞 龍馭播遷涕泣悲
憤招募義兵與故儒臣安邦俊約以同赴病欲不能
起乃以所募兵糧盡付邦俊貽書曰草萊微臣固當
一死 王事而一病難醫此恨如何至今毫墨宛然
可以起人於百世之下矣且德齡當其被逮之日顧
謂德普曰汝若有吾之勇力吾若有汝之智謀則禍
可免而功可立也此皆昭載於邑誌及忠義錄臣等

金忠公遺事
焉敢阿好而華其實哉噫乃如之忠義節行有一於斯猶且罕焉况此兄弟三人義聲俱倡則此誠難為兄難為弟也世教之風勵固已莫先於忠臣烈士之蹟則朝家之崇報宜有一致於兄弟同德之地而建祠殿享只及於忠勇配食匹美尚闕於昆季此所以京外公議之齎嗟鬱結愈久而愈深者也且伏念同時殉節之士如高敬命柳彭老安瑛諸人卒被贈官建祠之典而乃若金德弘兄弟之殉身倡義止於贈官而未蒙享祠尤豈無向隅之歎乎惟茲義烈之祠卽忠勇將金德齡妥靈之所而兄及弟矣式

相猶矣則一室三節實是古今之罕觀以同堂并食亦合褒賞之盛舉而尚今未遑者特因德齡伸雲未久建祠纔屬耳故也今幸我殿下尊尚節義闡揚幽潛冤鬱必伸曠典咸舉如德弘伯季之生同倡義死同享祠者若有待於今日矣且况挽近以來人心陷溺名節委靡而又當戡亂之舊甲重回求所以振刷頽綱樹立風聲宜莫如表章節義之卓然亦莫如德弘兄弟則表章之道宜先以德弘兄弟殿享一祠使四方觀聽者知有所激勵之方尤豈非今日之先務乎伏願天地父母俯察金德弘德普之忠義節

金忠壯公遺事卷三
行許配於忠勇將金德齡義烈祠以勵風教以伸公
議

金忠壯公遺事卷三

金忠壯公遺事附錄上目錄

贈持平公遺蹟

行錄

義烈祠配享祭文

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贈執義楓巖公遺稿

詩四

書四

遺蹟

行錄

附錄上目錄

行錄後敘

行狀

楓巖記

義烈祠配享祭文

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金忠壯公遺事附錄上

贈持平公遺蹟

行錄

公以嘉靖戊午生生而容貌端正氣宇異凡稍長
孝於事親勤於讀書不以名利為心惟以孝友為事
從祖沙村公每稱許之
常曰人之為人惟是忠孝忠孝之外有何可求之事
乎

習讀公邁疾公遑遑奔走憂形於色嘗藥進粥不任
左右身自當之夜不交睫晝不解帶歷數月不懈及

其遭喪哀毀骨立幾至滅性啜粥三年菜果不接於口言語之間未嘗見齒

嘗謂兩弟曰吾等早失所怙豈望生全但老母臨年奉養無幾吾兄弟同居供養以終老慈之餘年不亦可乎於是兄弟三人因處一室不私資產定省之暇講論不撤出入周旋必敬必慎婉愉之色和怡之容鄉隣爲之感服

與仲弟受業於牛溪成先生先生亟許之

宣廟壬辰公年三十五歲矣倭寇大至直犯京城公聞大駕播越龍灣不勝悲憤食不能甘味寢不能

安席入告母夫人曰臣民之於君上猶人子之於父母也父母遇難子豈忍愬然乎今兇鋒猝至至尊蒙塵此豈吾等閒居安枕時也且吾家以簪纓舊族世受國恩一死報君子之願也母夫人嘿然良久曰爲國效忠亦孝也豈以吾在而越趨乎國家遭難雖女子之心猶不勝悲憤况烈烈大丈夫乎汝爲忠臣吾當爲忠臣母也於是公與仲弟募得義旅數百餘人六月直赴賊壘至全州見賊勢充斥顧謂仲弟曰此賊不平吾不生還念母病日深季弟獨在吾兄弟皆死則誰可將護哉汝則歸養吾已決

死矣遂赴錦山與招討使高公敬命協力抗戰身冒
矢石竟以七月十日同殉

義烈祠配享祭文 奎章閣直提學金熹奉 教撰

學之於人爲德業基無源曷流有本則枝肆昔名節
豈或徒然猗歟我公早歸大賢以美玉質受良工琢
亦有清溪爲我三益旣得師友乃成君子雅言維何
忠孝是己歲在壬辰島夷猖獗千里龍灣 六轡播
越公昔悲憤入告偏母曰人有君如子於父今父有
難子其忍怒勗以殉國慈訓凜烈遂挈賢仲雪涕奮
袂是母是子是兄是弟弟宜歸養吾已決死一腔熱

血竟灑何地麾我義旗冒彼凶鋒孰與捐軀偉哉霽
峯方其赴錦兵不滿千我無蟻援賊如蜂屯成敗利
鈍不實曾中只知取義卒乃從容平昔所存於斯尚
想二弟樹立亦公之倡三節竝萃千古罕比寂寥遺
蹟可泣志士惟此碧津懷翁舊祠卓矣忠勇暇食于
茲公及季兮未始躋配山高無等事遲有待 聖朝
崇節多士齊籲旣施 褒贈且許并侑百年曠典四
方聳聽矧茲桐鄉疇不激仰爰差穀朝載舉享儀儼
然一堂棟萼交輝秩秩遵豆濟濟縫掖尚冀英靈永
奠南極

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延安李敏輔撰

行篤居憂義彰殉 國學承儒宗成就有卓屬茲春
丁敬薦牲物兩弟同享永世無缺

贈執義楓巖公遺稿

詩

歧灘柳友 以十五韻見贈聊和以寄

尋真六七子行到白雲邊物外心方寂煙霞思獨玄
吟筇投遠壑飛鳥上高巔水落危巖畔嵐生亂岫前
人寰遙下界仙境聳中天野鹿依山走胡僧對樹眠
崩崖聞壁立飛瀑訝空懸勝地今仍顯名區古未傳

禪心從可徹塵念會須泮放浪纔三日論交指百年
談經師衆祖修道訂羣僊自喜凡籠脫難爲俗事牽
蹠蹠雖有數聚散豈非緣忽別春風後重期夏月圓
相分何所贈聊綴紫芝篇

又走次前韻贈林汝器

多君物外趣跡到青霞邊禪宮六七日討盡玄中玄
尋窮衆壑裏踏遍羣山巔林泉擅奇秀晚向楓巖前
跂石復臨水斜陽已半天興發激波歌志倦依巖眠
古松枝相樛手援青蘿懸老僧自山來茶甌遞相傳
泠然爽心魄頓覺諸煩泮寄語二三子於焉可送年

蓬萊不可到何必遠求僊人生難再好俗事寧可牽
將期斷六塵勗哉除三緣今歸幾日還莫待山月圓
淡情不可盡白雲飛吟篇

漫詠

晚結楓崖屋數間巖前樹竹後重巒向陽簷牖三冬
暖臨水高臺九夏寒靈藥每從仙儷斲好書時借野
人看棲身別有安閒地何用蓬壺海外山

用前韻酬松坡林植

同病相思咫尺間心隨流水出雲巒輕霞朗日愁腸
苦涼月清宵望眼寒細意每憑言外覓幽懷却向句

中看沈痾各祛秋風後願逐飛筇更上山

寂寞生涯異世間優將衰朽卧松巒胡麻香軟能防
餓絲泉輕溫足禦寒仙籙滿牀昏廢讀醫方在篋病
羞看百年身事聊隨分不願功名換此山

書

與安牛山并俊書乙丑

家星昨自福川奉兄書來始審兄定有洛行今曉切
擬促駕馳別不幸日有雨勢計莫之遂此恨如何行
轄必發今明間耶不能相逢敘懷遠作遠別此間愁
思寧有既乎將留洛從仕乎又如前即還耶 天恩

附錄上

五

金忠壯公遺書
如是何必決決然果於忘世者為哉君子之出處行
止惟在義之所適而已幸勿為圭角之行以取好議
者之口舌千萬至祝弟石橋之志多所生酸似將拂
棄今夏欲入瑞石山房修真養性秋來遍遊頭流白
雲諸洞因卜可住之地為計但未知果能入計否也
許多情緒難以書盡

又丙寅

寒峭比甚不審寓中閣候如何思想區區頃蒙枉訪
迨極依悵比聞兄曾住山房云恨不得共棲穩討也
弟去月初五政除掌苑署別提念間本署下人下

來而多病衰困不敢赴職情所不安兄之解歸之計
何以為耶不須悻悻迫切而雍容寬綽以處千萬幸
甚

又丁卯

西難忽作 去邠方急夙夜憂歎繼以涕泣草萊微
臣固當一死 王事而老病難醫委席不起此恨如
何兄能赴難以副宿計平生同死之約已拋虛地引
領西望不勝痛泣所惠藥物服之有效則雖道死從
此逝矣募軍條列書上末錄須採用焉萬萬至祝兄
速發 扈衛

金史遺事
又丁卯

國家之變慘不可言勤 王之行何以爲耶聞沙溪
爲號召使募發兩湖軍民方爲諸處義兵而吾州亦
與焉兄雖往 扈衛道路必有阻碍不如往沙溪所
同議爲之何如若遲留爲鄉兵所拘則不幸之甚矣
須速決幸甚弟病卧不起徒增涕泣而已○兄之去
留不能的知若路由於此則可得面議耳

遺蹟

行錄

公幼時器度儼然若成人嘗讀書山房時當盛夏人

皆披衣裸體公獨兀然端坐終日誦讀不倦

嘗曰士當讀經傳正心體而已不可習章句求名利
也

以早失所怙爲至痛事母夫人如事嚴父

尤勤於祭祀必沐浴齋潔漑滌器皿陳設庶羞亦必
躬執其事盡其誠慤

每語人曰人之事親事君一也愛親者必愛君

壬辰倭寇列郡瓦解伯氏起義從高霽峯同殉錦山
癸巳母夫人下世仲氏上念 國恥下憤兄讎欲從
王事而縗麻在身趨起未決公曰 主辱之辰宜效

金史遺事

附錄上

七

臣死之節豈難屈孝而伸忠乎勸赴 國難獨居墓
側晝夜號哭聞者皆流涕

平生以收心養性爲事雖經禍亂不廢窮格律身處
事一遵小學規模老而彌篤

氣宇嚴峻言語簡重與親朋終日相對未嘗笑謔儕
友相與戒飭曰對金子龍則自然有敬懼之心

性又寬和雖僕隸之賤未嘗以疾言遽色加之

遊於鄭松江高霽峯之門大被稱許公益自淬勵勤
篤至於世利紛華意一切淡如也

與安牛山邦俊爲道義交常與從遊講論義理往復

書札言多切悫

丁酉公痛二兄非命無意世事挈家隱於福川石橋
未幾移隱於智異山白雲洞躬耕山田捆屨織席自
同傭人不露蹤跡以二兄皆無嗣家乏主祀遠離墳
墓省掃夕曠壬寅遂還故土就瑞石山下新店溪上
構數間茅屋爲終老之計蓋以地近先壠又境僻山
淡水石清竒也屋傍有巖如偃蓋形下有磐石可坐
數十人巖下有楓百餘株隱映溪潭遂以楓巖自號
鄭畸菴弘溟爲文記之

仁廟改玉令諸道各薦遺逸及學行之士道臣首薦

公除 昌陵參奉公遺落世事不欲仕進而嫌其蹤
跡太露黽勉就謝纔留月餘而歸後 除掌苑署別
提契樹察訪皆不赴

丁卯建胡粹至 大駕播遷江都時公久病雪涕悲
憤撤藥強起曰 君父坐不安席臣子何暇飲藥治
疾乎乃聚家僮募驍勇多設戰具馳告牛山約以同
赴國難疾轉劇不能行乃貽書牛山勸其速發牛山
領兵向礪山也路出石底歷訪公與之訣公延入內
堂握手流涕曰 國有大難與兄同死吾素志也今
吾病死在朝夕吾則已矣兄須勉力以副平日抱負

之志因痛哭而別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終公臨終
謂其子進士瓚曰伯兄雖無子而有二女仲兄死於
非辜未得伸雪而且無子女余嘗以是痛恨汝須奉
祀必盡誠敬使爾子孫永體余意言訖而終

牛山三友言行錄曰金別提德普字子龍居光州兄
弟三人子龍其季也其伯兄德弘參謀高霽峯敬命
幕戰死於錦山陣中及仲兄忠勇將軍德齡仗義起
兵死於非罪子龍深痛之移家于智異山下躬耕自
同傭人以家無承祀不得已還歸故土卜居于先塋
之側杜門養病凡數十年人莫知其賢甲子夏自

上下教諸道監司各薦遺逸及學行之士本道監司以子龍膺命除陵參奉子龍年老且病不欲行嫌其蹤跡太露黽勉肅謝畱月餘乃還後累除官皆不就滄浪翁嘗與余言及子龍滄浪曰君每評論儕輩人品必以汝益子龍爲第一子龍吾未嘗一面未知與汝益何如余曰觀其容貌辭氣則汝益子龍爲兄弟至論其人物則汝益寬厚有餘而剛毅不及子龍子龍剛毅有餘而寬厚不及汝益合汝益子龍可謂全人矣滄浪良久曰然則子龍似優矣丁卯亂余領兵向礪山路出子龍家前時子龍得重病勢將不

救余入與相訣子龍握手而言曰國有大亂則與兄同死此余之素志也今病至此死在朝夕後日相逢決不可望兄須勉力以副平昔所抱之志因流涕而散其歲十一月遂沒壽五十七子龍所居家傍有巖巖上有楓樹下臨流泉故人稱子龍爲楓巖居士

行錄後敘

北軒金春澤撰

余嘗讀李西河所爲忠勇將軍金公傳至將軍方在軍憂禍之至謂其弟德普曰汝若有我之勇我或有汝之智則身可免功可立豈將軍忠勇自奮而不暇爲保身之智哉余未嘗不慨然以歎也將軍賢者少

循循儒雅非如麤悍武夫一時乘難以自見者其爲國盡忠殆董子所謂正誼明道之事則功之成否非可論矣而君子惟盡其道而已死生禍福之自外至者其將如之何哉余不識將軍弟金德普誠何人而西河之所以責將軍以不爲保身之智者其意又何居也余謂將軍當日之言宜不如此而西河記之偶因世俗所傳歟及余謫居湖南德普之後孫善鳴適來學因出示德普行錄德普蓋號楓巖余於是始得詳楓巖之爲人其亦賢者而益知余前所疑之爲不妄也朱夫子論詩之明哲保身曰順理以守身非趨

利避害偷生全軀之謂也由此觀之將軍未嘗不順理而楓巖又豈爲趨利全軀者哉按行錄楓巖幼有至行長而遊於高齋峯鄭松江之門又與安牛山邦俊爲道義友其間君子之道而明於義理之辨也素矣且將軍之兄德弘旣從齋峯死事於錦山將軍又以忠被禍其弟則楓巖是其兄弟三人俱賢不其尤奇已哉楓巖顧不以其二兄之駢命 王事爲沮至丁卯虜難 乘輿播越適病未能起乃移書牛山曰勤 王之行何不速發又曰草萊微臣當死于 王事而一病難醫此恨如何兄能赴難以副宿計藥物

金忠公遺書
有效雖道死必從仍自盡力於募兵之事及牛山領
義兵歷過又握手相勉流涕而送焉此既載於牛山
文字而楓巖所與牛山書至今為善鳴所藏而手跡
宛然余於是三復感仰竊以為楓巖之勇即將軍之
勇勇者何惟勇於忠義而已彼其偶有勇力用百斤
鍊椎則非余所謂勇也且將軍之不免誠以人多畏
惡疾害而和議與黨禍又出入其間西河論之當矣
而所謂黨禍者最其為禍之本自古賢人君子之不
幸其有不以此者乎使楓巖不病而出從 王事或
又不幸而遭黨禍則楓巖亦將軍已矣尚謂之保身

之智耶朱子又曰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先去占
取便宜夫占便宜豈君子之所當為乎是余所以疑
於西河之所記而楓巖與將軍未始不同者也善鳴
以其父命請余作行狀余非能狀人者而顧有所感
於心且懼世人以讀詩之邪心妄論楓巖為占便宜
之人故略書此於其行錄之末而歸之

行狀

杞溪俞最基撰

公之系光州金氏諱德普字子龍楓巖其號也高祖
諱文孫 贈兵曹參判曾祖諱珣戶曹正郎祖諱允
孝宣務郎考諱鵬變習讀官兩世有才行而未達有

三男長德弘次德齡卽世所稱忠勇將軍也公倫序居三以隆慶辛未二月六日生于光之石底村幼而器度儼然成人不隨羣兒戲常居于外勤於讀書年未十齡文思大進水筆習字廳板廳板朽敗及長遊鄭松江高霽峯之門兩先生大稱賞期以遠到公益自淬勵勤篤披翫經傳博觀羣書至於世利紛華意淡然不入平生守靜不出戶庭而鄉隣倚重有大事必諮而行公孝友根天早孤奉母至誠供養家甚空無而力備甘旨極其滋味兄弟三人友愛隆至同居一室而人無間言尤勤於祭祀祁寒盛暑必沐浴

齋潔旣滌陳設亦必躬執盡其誠懃性甚仁慈雖一草一木當其發生之時未嘗芟伐鳥雀之巢於木者不忍毀傷宅心制事惟以寬和爲主不出疾言遽色而人皆嚴憚逮壬辰倭寇猖獗列邑瓦解公伯兄德弘起義從霽峯同殉錦山癸巳遭母夫人喪哀毀不欲生居廬墓側晝夜號哭聞者爲之感動時餘賊之屯于嶺南者日以益盛官軍義兵所在皆劔公仲兄德齡欲雪國恥復兄讎墨纒起兵至晉州威聲大振有嫉其才而忌其功者蜚語陷人竟死於獄被逮之日顧謂公曰汝受吾勇力吾受汝智謀事豈至此

金史忠公遺事
語載將軍記事公浚痛二兄之非命而死無意世事
挈家入隱於智異山白雲洞中躬耕捆織自同傭人
久而因家乏尸祀還歸卜築于瑞石山先壠之下山
溪境僻水石清竒就溪上樹數棟草廬傍有巖如偃
蓋巖下有楓數十株公之號蓋取此也公日嘯詠其
間惟以書籍自娛著平涼子持青藜筇時時徜徉於
山巔水涯消遣冤鬱鄭疇菴作記以詳之一時諸名
賢皆慕悅或以楓巖居士稱或以楓巖隱者稱公初
自智異還也有村民五六戶同隨而來愛戴公請為
僕隸而服事公辭曰良民吾豈可奴之乎終不許家

有叛奴罪當死奴以養父母為言公曰罪可殺而言
可矜惻赦遣歸使養父母奴感之終身盡忠 仁廟
改玉令諸道薦遺逸及學行道臣以公膺薦除 昌
陵參奉公遺落人世志不在仕宦而嫌蹤跡太露黽
勉謝 命月餘而歸又 除掌苑別提契樹察訪而
皆不赴常以收心養性優遊物外為樂與安牛山為
道義交從遊甚款書札往復言多切惻成滄浪文濬
與牛山語及公滄浪曰君每評論人物以吳汝益金
子龍為第一子龍吾未嘗一見未知與汝益何如牛
山曰參以容貌辭氣汝益子龍當為伯仲若論人品

汝益寬厚有餘而剛毅不及子龍子龍剛毅有餘而寬厚不及汝益滄浪良久曰然則子龍似優子龍即公之字而汝益吳楸灘之字也其爲先輩推重可知丁卯建胡之難公聞大駕播越雪涕悲憤而病已作矣不能起即移書牛山曰西難忽作去邠方急夙夜憂歎繼以涕泣草萊微臣固當一死王事而老病難醫委席不起此恨如何兄能赴難以副宿計平生同死之約已拋虛地不勝痛泣所惠藥物服之有效則雖道死從此逝矣又移書曰國家之變慘不可言勤王之行何不速發聞沙溪爲號召使募發

兩湖軍民兄雖往道路必阻不如往與沙溪同議爲之此札至今遺傳毫墨宛然忠誠溢於辭表其可敬也已公雖以病不得從牛山若募軍之事備禦之策無不預聞規畫而牛山領義兵向礪山也路出公家牛山歷訪與之訣公握手曰國有大難與兄同死吾素志也今病至此死在朝夕兄須勉力以副平昔抱負之志因流涕而別公果以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考終于家壽五十七配全州李氏忠義衛景鍾女一男瓊進士有才行早沒娶訥齋朴祥曾孫璉女生一男一女男曰慶輝有文行女適進士盧亨泰蓋嘗

論之南方之瑞石卽中州之天台鴈蕩也固多奇人傑士而未有若公之兄弟三人萃于一家節義忠貞如是之著聞也公幼而孝親劬學長而謝世守身道遠物表常有飄然遐舉之意慷慨義旅曾無一毫退沮之色其勉同志而赴勤王也辭語抗厲忠義激烈雖以病不能從至於未捷先死而百世之下可以淚英雄之襟矣公痛伯仲之不得其死悲憤如不欲生屢謝朝命而終如此可謂邦之哲人世之賢士而惜乎年不克遐而志未能展余生晚雖不得執鞭於公門而重有嚶嚶之感謹撮而爲之狀如右云爾

楓巖記

畸菴鄭弘溟撰

瑞石山雄稱南服以其水石多奇異故見稱云其南有舍人巖石狀尤奇其下寺刹得地多峻仄危澀人跡罕到余居南中久素患脚氣未能揆歷十之二三以爲至恨今年冬偶有微恙欲棲宿山房以暢湮鬱願以登陟爲難或謂楓巖去此才數里小龕可棲余喜甚卽馳馬到龕果僻靜有趣每飯罷與同棲二子逍遙巖下究所以得名者夾巖上下有楓百餘環映溪潭方秋霜葉蘸水水色如染溪流甚駛悍且以多石水勢縈紆沈伏其聲礧礧如雷潦漲則奮迅激

厲匯蹙崖谷水遠行者耳相帖不了言語以此夏月
居人病之余來適值寒沍水蹙巖姿呈露得其真骨
相甚悉蓋自龕數步許緣流蹋石而渡有松植巖罅
高可丈餘其根露可枕其枝葉迤覆水面巖勢寬平
可列十數人其下凝綠成潭可漁由潭以下水益清
石益竒有高起而夷頂可據以嬉者有峭而墮可仰
不可躋者如几者可凭如盤者可飭餽窪如而可汎
觴枰如而可彈棊如是殆千百狀水濱沙必軟樹必
陰陰覆處處境色各殊得此而遺彼翫新而失舊不
可一二言以新卜築未有名稱余與二三子窮日樂

翫既罷歸眷然如別怡然如有得凡畱十許日未嘗
不出遊遊必得其異狀吁境之勝之尤焉者也余於
瑞石固未嘗遍歷諸勝然由此以上至山腰所謂名
寺刹蓋嘗一二遊矣水石不及此遠甚又怪其不離
村閭數里而能有此勝蔽於古而顯於今殆非偶然
其亦有遇而成嗚呼地亦有所遇而成焉者耶始得
此構小龕者光州金子字子龍少乖於俗時往來消
釋憂惰不問可知其人記此者余自號畸窩散人云
時 萬曆甲寅至月既望也

義烈祠配享祭文

奎章閣直提學金憲奉 教撰

維公伯仲顏節岳武公爲其季允矣齊熾三難義烈
萬代瞻昂跡公平生曰孝與忠倚茲忠孝學以爲根
蚤歲摳衣碩師之門究我經傳况彼紛華其氣也剛
其心則和蘊之以德發之于事是以忠勇許公之智
迨其倡義墨纒是疑弟曰兄兮既亟毋遲 國恥未
雪家讎未報屈孝仲忠斯其爲孝朝夕墓側猶有弟
存凜凜其義懇懇其言此時羣彥疇不勸起惟弟是
聽天倫知己喪制纜畢從兄于師壁壘荆棣金鼓塤
箎訃爲秦檜殺我鵬舉茹痛銜冤晦跡遁世雲洞万
壘楓巖千尺於焉耕釣於焉捆織雖登剡牘終作逸

民惟有一念國耳忘身歲在丁卯義追二兄聞難卻
藥力疾募兵哭送牛山遺恨千載然公爲公豈一節
士享以俎豆匪公其誰矧伊忠壯已躋舊祠多士陳
列 褒贈燁赫伯兮季兮與仲併駁卓彼瑞石降此
三賢節與氣同位以序聯宛爾一室旣翕且湛事曠
古昔喜溢紳衿爰簡吉日肇陳禋祀靈庶歆格 聖
朝攸賜

義烈祠春秋享祝文 奎章閣直提學金熹奉 教撰
蚤從師友晚成遺逸卓然有立凜乎其節克追二兄
併享一祠曷不燁赫永世垂徽

金忠壯公遺事

金忠壯公遺事附錄上

金忠壯公遺事附錄下目錄

忠壯公手蹟三

楓巖公手蹟一

金忠壯公遺事

附錄下目錄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金忠壯公遺事附錄下

忠壯公手蹟

子晉遺無冰江潮詩 十七甲申

吳山蒼蒼，入天碧中有青洲。江聲傳人言此地，
子晉游跡，宛恨生寒。潮痕或殘，古事數現。日
月秋之，忠誠昭忠在。自古多逢，身更身奴。臣仍
獨錄，只云正直難為容。影上本勤，在少科
鳴呼，辱錄已堪。象江上形，旅歸平潭。冷雲慘鬱

急先道
名與水仙鳴咽較跳忠貞生段無不售以究世難死
既難消長江道氣東來層波疊浪浮青霄
乍將翅捲海門高遠擊雷震坤軸搖滌頭悅悅
身如柳葉噴鴛生風飄今年出懷寫何愛白日
恒海空迢江中日風雨多悲魂淒涼誰能招山
嶺古祠多火冷丹竈窈窕倚江遠我來倚劍
獨長嘯天日無光念海擡頭三叫三苦花事

江落日橫山榭

烟月古隋城詩

古城莽蒼繞荆棘日暮鴉滿宮林寒汴河
窸窣回落花紛飈吹雨秦中昔中感驚華物色
下東文無主本量好也特百丈錦纜亭江浦通
潭而柳影遙條忽東西遊影被南面沁水為連
淮三上干門後為戶蓬萊可丈百里河山上應神

仙府駭山轉海表是異草尋名實兜圃繁英
不借造化何滿園程發秋風苦誰知清夜曲未
終冰水風驚波號怒批舟泣河更歸沈柳臺
園物江辭層宮翠之為烟痕粉黛寒香玉城
上空餘去年月圓影無情照今古當年夢如以
上遠至今清光死玉宇依然又過女壩來汀猿
秋夜未午子年遺事奉金瓶商女怨之傳事譜

風流陣詩

開元天子獻太平萬機閑未不自性揚家嬌艷
騁妖姿婉窈窕賢從莫進宮中豈無案案與掖
庭還思辨方陣烟心海更瀾湖楊綠繞肉垣從取
何分東決勝約為定彩旌飄飄死靈輕羅衣
胸羅散濃香授量雲橫翠髮芙蓉錦帳夕陽
裡玉笛橫冰山上皓黃塵一點望中起隔花風

傳陣披裳縱橫百端莫測競閱多改風雨
 迅風蓬然雷噴喧騰紛、分一瞬能鍾而
 罰不敢辭時後管絃雲外趨索拉哀其
 誰咎豈知錦綉臺生雲霧風前故角滿中原
 山為之亦悔各庭床如葉為地掃蕩草空林
 寒月印鳴鶴風流戲越成危榜自不一理个分
 位多身遺跡去一尋落子離河更訊

楓巖公手蹟

少克上狀

出山通樂

壽

近來不雅

先此何如

國家之變，勝不可言。
勤王以日以待敵，中沙
泥水難已，使壽叢兩
湖軍，民方以猶矣。
義兵之出，事何不告焉。

久雖造，衛道終如星。
阻碍不為，沙泥以回，纖
足一安，為通為心，兵
少物分，不事一，其心矣，以
遠決，身自來，一物外不，死

沈吟嗚呼已多時

不_レ知誰

少_レ思_レ上_レ快

丁卯二月初三日遊_レ焦_レ子

先_レ去_レ為_レ而_レ然_レ的_レ知_レ為_レ然

由_レ步_レ此_レ為_レ可_レ以_レ而_レ識_レ引

